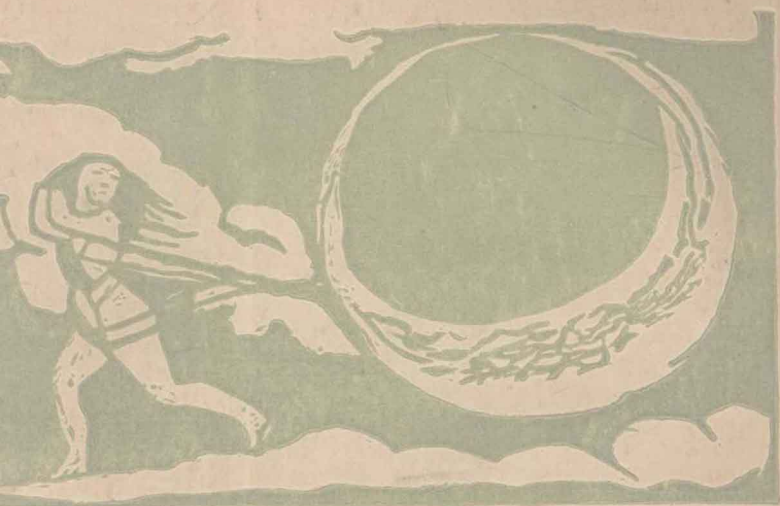


悲多汶傳



傳 汶 多 悲

楊 晦 譯



二十一歲的悲多汶

本書封面畫係取自 W. Blake 的畫,由馬
隅卿君重攝下來:又 Fly-Page 及 Title-Page 上
的插畫,係司徒喬君作,均此致謝。

BEETHOVEN

(悲 多 汶 傳)

ROMAIN ROLLAND 著

B. CONSTANCE HULL 英 譯

楊 晦 轉 譯

北新書局印行

— 3 —

1927年7月初版
印1——2000册

實價二角半

悲多汶傳

沈鐘叢刊(3)

插 像 目 次

1. 二十一歲的悲多汶
.....卷首
2. 四十八歲的悲多汶
.....40
3. 四十四歲的悲多汶
.....70

序 言

“我要證實那無論誰，只有他正直和
高尚的行爲，才能以擔當不幸。”

—— 悲多汶。（寄維也

那市區，二，一，一八一九。）

環繞我們的空氣是這樣的陰沉，全世界窒息在一種濃腐的氣團裏，——一種淺陋的物質主義壓在頭腦和心靈的上面，同樣的妨礙着政治的運用及個體的發展。且來推開窗戶放進那自由新鮮的空氣，呼吸那英雄的氣息。

人生是嚴肅的。在那些不甘於靈魂的庸俗的，是一種日常的戰鬥。在許多人又是一種慘傷的戰鬥，——無所謂崇高，無所謂幸

福，只是暗地裏默默地掙扎着。重壓在貧苦和家累之下，在無目的地消耗精力之過度而又無味的工作之下，沒有一線的希望，許多的靈魂都彼此分離開，對於陷於不幸的朋友也不能伸出手來慰藉一下，他們誰也顧不了誰。他們只好仰賴着自己；往往就是最強的也不能不在煩苦之重擔底下低頭。於是他們一齊喊將出來，——他們需要朋友。

那麼，且聚攏些古代的英雄在他們的周圍，——那些爲了普遍人性的善而困苦了的偉大靈魂，作他們的朋友。偉人的傳記不是爲了驕傲或野心；反而是要獻給不幸的人們。而且有誰當真不是(不幸)？對於那些困苦的人們，我們貢獻這消除他們高潔的困苦之香膏。沒有那一個是在單獨地作戰的。世界的黑暗將藉着這些英雄導引的靈光轉爲清明。

我們稱作英雄的只是那些以心的善性

成功了偉大的人們，——那些以無限的智力或只以體力奏了凱歌的都不在數。悲多汶說：“我相信在人類中沒有更尊崇的標識過於‘善’的。”沒有了性格的偉大就沒有了偉人，甚至沒有偉大的藝術家，也不會再有什麼偉人的事業；只有一些偶像供一般庸人不值一文的，短命的稱譽；時間會將這些東西一齊給削掉。浮面的成功沒有什麼要緊。惟一的事情是要偉大，不是要“像煞有介事”。

英雄的生活是一篇長期的殉道史；悲慘的運命要他們的靈魂在物質和人事的悲傷，疾苦以及病痛的鐵砧上經受過鍛鍊。由於他們的不幸，才造成他們的偉大。因為這些剛健的靈魂們輕易不怨謗他們的不幸，這邊便有了最善良的人性。我們且從他們的懷中取得勇氣吧！因為他們偉大的胸懷裏湧洩着穩靜的力和鼓人神興的善的奔流。就是沒有參酌他們的著作或聽取他們的聲

昔，從他們的眼光裏，我們也可以讀出他們生活史中的祕蘊，——經歷過煩憂，並沒有什麼不好，反倒從那裏性格上獲得了更偉大的偉大，更幸福的幸福和更享樂的享樂。

★

★

★

這位堅強而又純潔的悲多沒在困苦中，希望以自己作榜樣給別的不幸者以助力……“那不幸者是可以得到安慰的，在發見了別人像他一樣的不幸，而又不顧一切的困難和障礙，努力來實現那作‘人’的價格，不使辜負了‘人’這個名字的時候。”以幾乎超於人性的努力，經過多年的奮鬥來制勝他的困苦，完成他平生的事業，——吹噓一些更大的勇敢在貧弱的人性裏，這位制了勝的 Prometheus 望着——一位過於求助上帝的朋友，這樣喊道，“啊！人呀！你要自助”

他的高尙的箴言，會使我們鼓舞起來，
由這個人對於人生的信仰及穩靜的信賴自
己的榜樣，吹給我們一種生命，我們要從新的
振起精神。

悲 多 汶

Woltuen, wo man kann
Freiheit ueber alles lieben,
Wahrheit nie, auch sogar am
Throne nicht vereugnen.

—— Beethoven.

(Album — Leaf, 1792.)

作一切所能作的善,
愛自由超過一切;
絕不要把真理來換,
就是爲了王國.

他的生平

他是短小厚重的身軀,有寬肩多力的體

幹。一張大臉，始終保持着紅潤的容色，——只有到了他的晚年，才露出病容，才顯得黃瘦，尤其在冬天，被關在屋裏足跡不涉郊野之後，他有一幅重大而且崎嶇不平的前額，滿頭極其黑又非常厚的頭髮，似乎總也不曾經過梳理的樣子，真好像“Medusa的蛇”盤據在那裏張牙舞爪地預備飛舞了。他的眼睛光耀着雄渾偉大的光輝。這是你初同他會面的時候，總要注意到的一件重要的東西，但是人多誤認了牠們的顏色。當他在他那憂傷悲哀的面貌上凝聚成一種陰沉的氣象，這時候，他的眼睛輝耀出來的大概像是發了黑；實則牠們是深藍的。他這不大而且深陷的眼睛，每當熱情激發的瞬間，便兇猛地閃出光來；若是一時在靈感的支配之下，便要異樣的張大，很精確地反射出他的思想。牠們常常透露着一種憂鬱的表情向上翻起。他的鼻子又短又寬，配着獅子似的鼻孔。嘴很雅緻，下唇略

微有些突在外面。他的牙牀非常堅實，大約很易嚼碎堅的果實。一個很大的缺口在他的下頰上，連累得臉面出奇的不端整了。

Moscheles 說過：“他有很動人的微笑，而且談話的樣子也很和氣，極容易得人信賴；但是他的笑聲却非常地聽着刺耳，聲音很高，不諧調而又粗糙。”——這是不曾享過幸福生活的人的笑。他的通常的表情是一種憂鬱。在一八二五年，Rellstab 說過，當他瞻望悲多汶那一雙訴說憂傷的柔情深意的眸子時，他曾要喚起那所有的勇氣以制止他自己的流出眼淚來。一年後，Braun von Braunthal 在一家旅館內遇見了他，悲多汶正閉了眼睛坐在一個牆角，抽着一隻長煙管，——這個習慣在他將死的時候，是一天比一天的加甚起來。一位朋友向他說話，他很愁苦地微哭了，從他的口袋裏取出一小本記事簿，用一種很微弱的聲音，——時常地發出破裂的音調，——請他